

收获

LITERARY
BIMONTHLY

长 篇 专 号

速求共眠

阎连科

无名指

李陀

怪鸟

傅星

访问韩少功

王雪瑛

夏
卷
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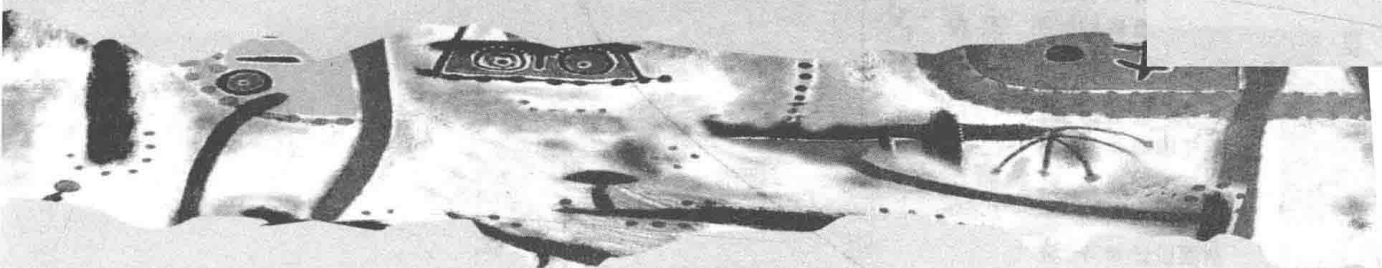
长江文艺出版社



收获

LITERARY
BIMONTHLY

长 篇 专 号



夏
卷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7年 第 1 期
1997年 第 1 期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收获长篇专号 2017 夏卷 / 《收获》文学杂志社编.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5354-9813-7

I. ①收… II. ①收…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1886 号

名誉主编 ■ 李小林

主 编 ■ 程永新

副主编 ■ 钟红明 王 彪

出品人 ■ 尹志勇

策 划 ■ 黄 嗣 阳继波

责任编辑 ■ 周 聪 曾 莉 杜东辉

责任校对 ■ 陈 琪

责任印制 ■ 邱 莉 胡丽平

封面设计 ■ 李 筱

插 图 ■ 木 森

出 版 ■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 编 ■ 430070

网 址 ■ <http://www.cjlap.com>

发 行 ■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 话 ■ 027- 87679360

印 刷 ■ 湖北鄂南新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25 插页 2 页

版 次 ■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 630 千字

定 价 ■ 32.00 元

《收获》文学杂志社

地 址 ■ 上海巨鹿路 675 号

邮 编 ■ 200040

电 话 ■ 021-54036905



夏卷

速求共眠

阎连科 4

被「黑色幽默」的阎连科

104

孙颢

无名指

李陀 106

知识流浪儿的奇幻旅程

262

项静

怪鸟

傅星 266

因为亲历，所以可信

381

蔡骏

访问韩少功

王雪瑛 386

速求共眠

——我与生活的一段非虚构

阎连科



一、闪念

1

一面说着淡泊名利，一面渴求某一天名利双收——我在这高尚和虚伪的夹道上，有时健步如飞，有时跌跌撞撞，头破血流，犹如一条土狗，想要混进贵妇人的怀抱，努力与侥幸成为我向前的双翼。所不同的是，当土狗在遭到贵妇人的一脚猛踹时，会知趣地哀叫着回身走开，躲至空寂无人的路边，惘然地望着天空，思索着它应有的

命运，最终夹着尾巴孤独地走向荒哀流浪的田野。而我，会在思索之后，舔好自己的伤口，重新收拾起侥幸的行囊，再一次踏上奋不顾身的名利之途，等待着从来没有断念的闪念与想愿。

终于，我又一次想到了李撞。

我家乡的这个人物，已经多次出现在我的写作中。在我一生最重要的作品里，都有着他的生活之原形。我还曾以小说的笔法，纪实的方式，写过一部小说叫《速求共眠》，可惜那时我以虚构的名义发表了。如果那时我读过《冷血》那本

书，我一定会以非虚构的方式使它走进读者的视野。那样儿，也许我会果真的一夜成名，暴得名利，说不定早就是名满天下的一个非虚构的大师了，何至于直到今天，我还在文坛为微名小利而蝇营狗苟、偷偷窃窃，活得像牢笼中要光无光、要灭不灭的豆油灯。

要知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故事和文学。文学只能在时代的预热中率先点燃才能名众而经典。所以，好的作家都是时代未来的巫师或者算命师。可惜这个道理被我参悟到时我已年过半百了，除了名利，我已经看透艺术那玩艺：世界上所有的艺术，都是名利的西装或者中山装。只要名利大到足够的砝码，随手放在地上的一辆破旧自行车，也会被世人以为是行为艺术的飞轮和先驱。还有达利的画，恐龙灵异类的破电影。一切的艺术都在反复证明着一条规律：艺术的乡愁是名利；而名利的故乡是艺术。如此，一个作家或导演，是从艺术走向名利，还是从名利走向艺术，这又有什么差别呢？基于这样果敢而明了的想法，在我五十岁生日的前一夜，失眠给我送来了神赐的灵感之大礼。那是6月13日的深夜，窗外的北京，被夜色的灯光浴洗得朦胧而欢乐，掩盖着一个城市的忧伤。而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重温着烦恼、伤痛的哀歌，伸手去床头寻摸失眠灵的药瓶时，摸到在那儿沉默了一夜的手机。

黑夜让我想到了手机上的手电筒。

手电筒让我想到了摄像机。

摄像机让我想到了电影。

电影让我想到了李撞和我的非虚构。

猛然地从床上坐起，犹如地震把我从梦中摇醒了一样：灵感袭来了！这不期而至或说如期而至的灵感，仿佛情人因为过度爱我而掴在我脸上的耳光，那种热辣辣的快感，将会使从未体会过虚荣的人，终生无法理喻和明白。心跳如鼓，手汗如注。老实说，三十年的勤奋写作，把我从一个乡下孩子转变为一个所谓的作家，洋洋洒洒，泥沙俱下，毁誉参半的所有作品，都在那一刻变得轻如鸿毛，微不足道，仿佛于连从巴黎远郊的乡野，千辛万苦，受尽屈辱，而当那一夜他终于

爬上贵妇人的窗口，看到了室内的奢华和贵妇人雍丽的肉体时，便觉得此前人生中的一切欢乐与苦痛，都已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我从床上下来。

妻子说：“你怎么了？”

我回答：“你睡吧。”

然后，朝着窗口走去的我，如同忧虑天下在长安街上深夜散步的一个伟人样，看着西三环去南驶北的夜车，和直伸在半空的CCTV通红明亮的电视塔，我莫名地把手在窗前的空中挥一下，一如一个皇帝把手从一张地图上抚过而感到江山的实在般。我决定：我要用自己所谓的名声，再次以李撞这个人物为原形，自编、自导、自演一部电影。集编剧、导演、主演于一身，让自己从贫穷而又自诩清高的文学队伍中，一跃跨界为电影艺术的大师，让那些苦苦在电影圈里为名声、票房、片酬和国内、国际的奖项而每日奋斗的导演和演员，完全折服于这部电影——诚实地说，在那挥手之后的一念间，我想到了影视圈——那飘飞在垃圾场上的花园里最为芬芳的一句话：“铜臭花开，暗香扑鼻。”想到了那部我未来的电影，在影院先冷后热、前寂后炸，从微温到迅速火爆短暂的旅程和口碑的爆棚。想到了柏林电影节上的金熊奖、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和直到今天中国电影还一路狂奔而空白浩荡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小金人（倘若不是李安和他的《卧虎藏龙》，中国电影就委实如妓女啐在想要强奸她的嫖客脸上的道德之痰了）。如此沿着思维的跑道，那些倒在跑道上的多米诺骨牌，又反其道而回转地纷纷站直了身子。我想到了张艺谋、陈凯歌、顾长卫、姜文、冯小刚、贾樟柯等，所谓中国电影的导演大咖们，在我的那部电影挤入院线公映的几天后，或者半月后，他们伴随着如潮的好评和如股市暴涨般的票房，一个个是怎样地带着妻子、情人或者某位女明星，静默消息地走进影院内，混进观众的人群，一边看着电影，一边不断地拍着自己的大腿，情不自禁地用脚去踢着前座的后背，嘴里却是不停地骂着：“妈的！妈的！”如同马尔克斯在大学的宿舍里，看完卡夫卡的《变形记》，气

得把书摔在地上后，又拾起来扔在蜡烛上，盯着书页燃烧的火光，一连说了三句“他妈的”！还有远在北美的斯皮尔伯格、法国的吕克·贝松，英国的丹尼·博伊尔、意大利的鲁奇诺·维斯康蒂（他还活着吗？）还有那个伊朗的阿巴斯（也死了？）……这一瞬间，涌进我脑里的伟大导演和伟大的电影们，挤得如败退城池的兵丁和雇佣，连城门都不可阻挡那从城池泻流出来的溃散和落马……

还有另外的期冀、希望和可能吗？

当然有！

不仅有，而且还多而美到面向大海，春暖花开——世界的绝望，都如那时耶稣被钉上了十字架而看到了人类未来全部的希望和光明。实在不敢多说，不敢多言。倘若我今天能够破釜沉舟、披肝沥胆地把我那一念间的真实，全都斗胆写下来，我想每一个读者，不骂我是神经病，那就一定是他们有了神经的麻木和面瘫（请读者原谅我，这儿我大约省去了我内心耻辱、恶念、卑劣并应该摊牌直写的五百字。这省去的五百字，正是我虚伪的写照和佐证）。有时候，在中国的文化情势下，坦诚会毁掉一切；保留与虚伪，才是成就事业的根基。这一点我深深地明白，在我们的现实中，谎言的价值，远远大过真实的意义。深味了名利的我，就像一个卖塑料盆景而给自己卖出一个真正花园的人，看透了电影这门所谓的艺术，是最能把金钱、名声和精神、灵魂混为一谈而纠缠不清的一个魔艺桶。在我看到的现实中，世界上唯有电影才可以把灵魂的斤两，以正比的方式，摆上巨型天秤的两端。而别的艺术，则完全失去或正在失去这种正比的依据。当绘画进入了灵魂，而不着边际的抽象，则成了灵魂存在的物证。而抽象，三岁幼童的彩墨，则似乎是抽象的原祖。所以，毕加索一生的努力，就是要让自己生理的年龄越大，而抽象的年龄愈小——所有抽象的艺术，我以为都是一场板着脸孔的玩笑。而文学——以我的经验论，你若写出了人的灵魂，就一定要放弃对读者的苛求。想要获求读者和钱包的喜悦，那就一定要在小说中把灵魂当作大锅炖菜中的猪肝和猪心。世界就是这

样儿。文学也是这样儿。我正是因为参悟到了这一点，才开始明白电影这门所谓的艺术，其实正是一门要把红烧肉烧成晚霞的老行当；是今天唯一可以把灵魂以斤两变卖的典当行。我就是要做这样一个典当师和艺术商，集编剧、导演、主演为一身，要拍出一部惊天动地的电影来，既在国际上大奖频频，又在票房上财源滚滚，让中国乃至全球的观众、导演和演员们，都不知是世界电影又发生了一场新革命，还仅仅是一个叫阎连科（何等无耻！）的人，在他五十岁的生日到来时，上天为了给他游戏和庆生，终于赐他灵感和机遇，让他在世界电影场上闹腾一下子，得名赢利后，又重新回到他的书房去写新小说。

未来是不可知的。只有现在，才是未来的实在。想到并认定了这一点，我从窗口退回来。这时正是深夜两点钟，大脑中高度的清晰和兴奋，让踌躇在我脑里的穷白和寡空，荡然而无存。害怕这种兴奋会使我成为超过四十度的人体发烧样，让我在来日进入一个混沌模糊的旋转里，我到卫生间天长地久地冲了一个冷水澡，然后就穿好衣服等待天亮了。

2

煮奶。面包。榨菜和咖啡。最后给自己泡上一杯绿茶，可以看到早上七点西三环汽车的拥堵，如同膨胀的蚁伍拥挤在雨前的楼道。晨时的凉爽，让我重新思虑了我那热辣辣的灵感。为了证明那部电影的可行性，我在窗前静静地从七点呆坐到八点钟，又从八点呆坐到八点十几分，直至八点三十分，当看到我的双手上，还依然捏着激动、亢奋的汗液后，我相信了自编、自导、自演一部电影名利双收的可能性。

八点三十一分，我以最低调的姿态，做了高温中含有阴冷的三桩事：

1. 给顾长卫工作室的编剧、策划杨薇薇发了一个短信，询问了顾导近时的工作状况。

2. 待杨回我短信说，顾导正在为寻找新的剧本抓耳挠腮时，我给顾长卫发了一个长微信：

尊敬的顾导：还好吗？昨夜彻夜失眠，终于等到了灵感降临，想到一个奇好的电影故事。我想，这个故事也许票房不一定好过《泰坦尼克号》和《阿凡达》，但其艺术之可能，堪与你我都喜欢的阿巴斯的《樱桃的滋味》相类比。望能一见相聊。

顾很快回了我微信：“真的吗?!”

我回他：“中午十二点，老地方见!”

3. 这是让许多人更感意外、而我却觉得选择恰好、顺理成章的一桩事——我用微信和蒋方舟有了如下的对话和讨论：

我：“方舟，想挣一笔大钱吗?”

她：“多大? 十万、二十……一百万?”

我：“一千万。”

她：“阎老师，你没有发烧吧?”

我：“是真的。你想没想过我们一道拍一部电影，由你出任女主角，我做编剧或别的什么……而我们谁都不要片酬，作为投资计入电影成本，最后从票房分成呢?”

她：“……”

我：“知道吗？今日中国电影票房正呈井喷之势。有人预计今年电影票房是二百亿，而明年全国票房最低二百六十亿，后年为三百亿。请你算一下，如果今年拍摄，明年上映，凭你我之努力，顾长卫之号召力，我们在中国电影票房中的二百六十亿中取百分之一就是二亿六千万，百分之二就是五亿二千万，百分之三就是七个亿……如此以保守计，你觉得我们做一部电影没有三个亿的票房可能吗？而我们的这部电影投资小，场景集中，故事好看，人物丰满，在中国上映之前先到国外各大电影节上参展和参评，倘若（是肯定）撞了一个国际奖，那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呢？仅仅是每人分上一千万、两千万的意义吗？”

她：“……”

我：“别忘了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为稿费写作的事；别忘了托尔斯泰是因为是贵族，吃穿不愁才写出了伟大作品的事。”

她：“……”

我：“……”

最后我们不再争论什么了，她默认并被我说服了。也许她只是抱着“看看玩玩”的心态吧。总之，一个人过分的早熟并被称为天才时，必然有其单纯甚至傻痴的地方伴随着他（她），一如一个真正的傻子所隐藏的智商永远不会被人发现。蒋方舟就是这样一个人，她落在纸上的才华让人称道之时，她为人中的单纯正是可以让人利用的。爱文学，我就把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黑夜中寻找金币而在黎明中撞见了伟大文学的道路铺在你面前；爱生活，那就理应出来尝试做一次电影的女主角，品尝一次生活另外的味道而去丰富生活本身之单调。没有人知道，我在军队服役时，曾经当过全军的优秀指导员。所谓的思想政治工作，正是要把你东去的思维拉到西行的轨道上。更何况，在一个消费的时代，名利这东西，一个是买家，一个是卖家，而所有具有名利心的人，不是被名买过来，便是被利卖出去，又有谁不在名利中间被人操弄呢？所谓的利益与输赢，其实就是看谁是名利的操盘手；所谓的贞洁与高尚，就是看你在贩卖名利时，用了什么样的词藻和借口。

我明白，在我的这部未来的电影中，我是那个最大最大的操盘手，是所有物事的总导演。其他任何人，顾长卫（这个被誉为第五代导演的艺术守墓人）、蒋方舟（这个被才华遮蔽着单纯的刚刚离校的大学生）、杨薇薇（这个总是被自己的性情所左右的优秀编剧和策划人）、郭芳芳（这个胸怀电影抱负而被命运推向异处的好导演），还有又一次仅仅因为是我的同乡，他们就必然要从生活现实走向电影艺术的真人李撞、苗娟和他们的儿子李社、麦子及北京大学的李静等，所有的所有，一切的一切，他们都将成为我的一次操弄和消费，都将被我从名卖到利，又从利赎回卖给名。最终，用他们的一切成就了的我，将会突然因为电影《速求共眠》而成为著名的电影导演艺术家。

难道不会吗？

那就走着瞧。

上午十点钟，一切都沿着我预谋中的轨道开始和行进。偌大的北京城，天还是那个天，地也

还是那片地，楼宇、街道和树木，也还是昨日的楼宇、街道和树木。而那个叫阎连科的人，已经不再是那个工作在人民大学的小说家。他是导演、疯子、商人、巫师和谎言制造者。是艺术的仇敌和名利设计师。是这个社会的毒瘤和灵魂假药的制造商。还有所谓的教授、农民、理想主义和野心家、最诚实的奸诈者和所谓社会良知的代言人……一切的一切都是我。所有的所有又都不是我（疯子还是精神病？是一次浪漫还是一个无赖的精神之行旅？）。从家里走出来，我很礼貌地朝小区的保安点了头，还顺手将物业清洁工那巨大的垃圾黑袋扛在肩上捎到了垃圾桶。然后我就在西三环的路边站了站，感受了一下真实的世界后，让自己朝着真实走过去。

把陷阱的填坑者们约在西三环紫竹桥西北角的香格里拉大酒店。从我家走到香格里拉只需几分钟。踏走几十步的辅路人行道，再在半空折弯两次过街天桥就到了。在过街天桥上，我看见了贴小广告的年轻人和在桥上卖太阳镜、手机膜的中年汉。还有一个突然出现在那儿摆卦摊的算命人。算命人大约六十岁，秃顶发稀，借着一团树荫蹲在桥角上，面前铺着生白布，白布上放了一本《周易》书。看见我他惊异地站起来，说了一句把他自己的脸色惊成苍白色的话：

“先生，你今天出门会有大灾啊！”

我在他面前站下来，“没事。我就是专门把灾难带给人的。”

他愕然，“我说的是真话。”

“我不光说真话，”朝他冷笑笑，“我还要真的那样做。”

然后，我就从他面前过去了。朝着香格里拉那边走去了。长话短说（这是一切写作的基本要领），我们是在香格里拉大堂靠北的咖啡厅里见的，顾长卫、蒋方舟、杨薇薇、郭芳芳（刚好一桌饭），大家握手、寒暄、问候，热情和客气，如四月的春风。在咖啡厅最北的玻璃墙下面，顾长卫和杨薇薇坐在茶几西边的沙发上，郭芳芳和蒋方舟（她现在的身份是剧本策划人，还非女主角），坐在他们对面向东的沙发上，而我如主席、总统样，坐在长茶几的最顶端，面对着玻璃外的

果树和草坪，看见有两只乌鸦和一群麻雀在外面的花树上，叽叽喳喳、啾啾鸣叫，可它们到底说了一些什么话，却没有一句穿过玻璃走过来。于是，大家陷入了热情后的沉默里，如冰淇淋被静默消息的油锅炸了般。

好在这时咖啡送来了。沉默是被服务员的高跟鞋给踢破的。

顾导端了一杯咖啡看看大家看看我，“阎老师，你说说？”

说什么？有什么好说的呢？经过一夜失眠、一夜的深思熟虑和准备，我已经把该要做的事情提前都做了。如同把陷阱挖好后，将罪证工具扔了样，我朝大家看了看，从我的黄色军用挎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的信封袋。从信封袋里取出四份打印好的纪实小说来，一一地分给他们四个人。

“看看这部小说吧——《速求共眠》，这是我们这部电影创作远行的始发站。”

大家笑一笑，接过小说如放下端在手里的咖啡杯。“有小说？那你该从邮箱发给大家呀。”忘了是谁带着埋怨说了这句话。但这句话将我的第二步计划自然而然地导引出来了。

“我希望大家现在看，看完就讨论。”我扫视着众人说，“我可以出钱在这开两间房，请大家到屋里看小说——静心地阅读，是真正的心灵呼吸——我不希望大家看我的小说时走马观花，像去野地里拔草样。现在看，就现在！看完小说后，中午在这儿吃饭我请客。”

大家把目光都落到了顾长卫的脸上。

“怎么能让你请客，我们有剧组。”说完这句话，顾导看了看他手机上的时间后，竟果真如我想的样，在这五星级的酒店开了两个房间，并在日本餐厅订了一个包间，让大家都分头到宾馆房间和餐馆包间去看纪实小说《速求共眠》了（太好了！——在这儿，我顺便说一句，我不是一个十分大方的人。之所以会说由我出钱开房和请客，是我算定只要我说出来，顾长卫就会让大家留下看小说，会花钱请客并开出两个房间来。以我对他的熟悉和了解，他不这样他会内疚）。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一场庄严的关于电影创

作的行为艺术，就这样如一部通俗小说般，以死亡和凶杀为开端，把读者强行拉入了情节里。而

他们几个人，也就这样被我推上了没有开关的电影创作的高速跑步机。

二、速求共眠（一）

阅读如同心灵之呼吸，这是卡夫卡书信集里的一句话。但能提供这种阅读并承担责任的又是哪些书籍呢？是哪些小说呢？今天我坐下回忆并书写这本《速求共眠——我和生活的一段非虚构》的小说时，我知道我的写作是承担不起这个责任的。但那时，我一夜未眠，又处在因金钱与艺术而亢奋起来的状态里，不假思索就说出了那句话。不说出那句话，我不相信他们会把《速求共眠》那部小说放在心坎上。至于他们读后的反应与心理，喜欢、失望或绝望，我是把握八九、胸有成竹的。甚至他们每个人阅读时是喝水还是喝咖啡，是坐在窗口读，还是倒在五星级宾馆的床上懒洋洋地读，我都猜得出来，并在眼前有他们阅读的画面感。所以说，我并不在意他们读完小说的感受和反应，而更在意他们的行为是否脱离了我预设（预谋）的轨道和步骤。这一如一个要拦路抢劫的人，并不十分在意路人身上有多少钱，而更在意路人是否会依时走入他的陷阱和包围圈。但对于你们——我尊敬的读者们，你们花钱买书，捧读《我与生活的一段非虚构》的人，我应该非常直接、恳切地告诉您，请您务必耐心地读完《速求共眠》这小说——并不长，不到三万字，无非一部小小的中篇而已。我恳求你们耐心地读完它，并不是因为这部小说有多好，而是它关系着我拍的那部故事片，关系着那部电影中我将出演的男一号和男一号的家庭及他们全家人的命运、故事及人物性格和生成；关系着那部电影中所有人物的性格、文化和价值观与世界观。

当然，也关系着我是否能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把视艺术为亲情的顾长卫像存折一样捏在我

手；关系着我凭借真诚的欺骗，把蒋方舟说动了心，要她演（消费她）的那个女一号的生成、发展和终尾。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我的读者们，今天捧读这本《我与生活的一段非虚构》的尊贵的每一位，你们也可以从这部中篇小说中读出来，一个作家是如何把生活中的真实人物、真实事件转化为一篇貌似虚构或半虚构的小说来。这部小说将证明一则关于小说写作的常识或者潜规则：生活果然是文学唯一的根基和土壤。读完这部中篇后，你们将会明白我用九牛二虎之力，才抓到的这句关于写作的常识的意义和无意义。

那么，就请你们开始阅读吧。一定要耐心地读完它，像品味橄榄果样品味它。只有那样，阅读才可以和喝咖啡的意义联系在一起。

速求共眠（纪实小说）

1

发生了一件事情。

李家的老二，叫李撞，强奸了苗家的老四，叫苗娟。最先看见的，是洪家的老大。老大是傻子，人都叫他洪傻子。

洪家老大真的是傻子。他看见了事情边跑边唤话着，像自言自语样。这是四月之三日，日光慵懒，人们多在家中闲待着，少数在门口说闲话。街口站了一拨儿，谈物论价说，这样过下去，提一兜儿钱，换回一捆菜，真是要了命了呢。这时候洪家老大跑来了，在人群边上人未停下话就出口了。

他说，李家老二是个流氓。

村人们说，一毛钱才买一盒火柴哩。

他说，老二把人家衣服脱得精光精光的。

村人们说，种菜吧，菜价今年准会贵。

他说，被强奸的是苗家的老四呀。

村人们说，都回吧，歇个小午觉，春一来就让人瞌睡了。

就都走了呢。脚步声零零碎碎，拖拖拉拉。随后的关门声，碾在村街上，沉沉稳稳，如雨前的黑云从村庄轧过去。街上的狗，从胡同中走出来，立在那儿看着洪家老大不说话。

老大唤，李家老二真的是个流氓呀。

狗把眼珠转了转。

老大唤，他强奸的是苗家老四啊。

那狗吐了一下舌头就走了。

老大像说又像唤，就在村东槐树林子里。

狗朝村东的槐树林里跑过去，身后腾起点滴淡尘儿，如要熄的烟样飘散着。洪家老大看着狗的影儿消失后，脸上有了不解之平静，放慢脚步往家走去了。胡同里，泥墙剥落着，新的瓦房有砖窑上的焦燎味。猪屎鸡屎一地着。一条狭长的胡同里，无一人，无一鸟，老大前后看了看，忽然听见从哪传来一声尖厉的哭，半紫半白，从他身后斜着穿过来。随后，静得能听见他自己的呼吸声，如日常邻家的风箱样。还看见，狗在街外一棵树下立下来，高抬头，望四方，惘然如一只苍蝇飞在荒野间。这时候，傻子老大看见有两个媳妇从另外一条街上走出来，挎了竹篮，盛了衣服，拿了棒槌，到村后耙耧山下的沟里洗衣裳，于是他急步追上，把胳膊横架起来，拦着说李家老二强奸了苗家的老四呢。

媳妇说，洪家也不把孩子领到医院去看病。

老大说，衣服脱得精光，就在前边槐树林里。

媳妇说，治好了也能讨个家业，生房儿女呀。

老大说，你们过去看看吧，真的就在槐林里，我听到了苗家老四的哭声了。媳妇们不再说话儿，从他架起的胳膊边，挤着擦着走去了。那胡同墙上被她们竹篮挂掉的泥皮片，疤痕一样落下来。转身瞅瞅洗衣去的俩女人，洪家老大往家

里跑去了，脚步声轰轰炸炸，在村街上很有响动呢。他家住街南，拐了两个弯，到家一肩撞开大门后，看见爹正在院内喂着牛。牛草和牛粪的气味弥漫一院子。爹见他一身风火，转了身子望着他。

他说，李家老二是个流氓。

爹拿眼瞪了他。

他说，他把苗家老四的衣服脱光了。

爹回身拿着料棍搅拌去。

他又说，我听见了苗家老四在哭哪。

爹拌料的棍子不动了。

于是他声音大起来，说李撞正在强奸苗家的老四哪。

爹转身，一棍子打在他头上，说回屋歇着去，大晌午你不睡觉又撒儿野。傻老大怔怔地望着爹，拿手捂了额门后，觉得手里有热粘，说爹呀你打我，李家老二真的强奸了苗家的老四哩。傻老大本还想接着说些啥儿话，如他在槐林边上看到的李家老二脱人家衣服那情景，可爹又一脚踢到了他的肚子上，一个趔趄后，他差一点倒下来。这当儿，牛叫了，哞一声，又粗又重，长长拉开如一条浑浊的水流般。

爹又去给牛拌料了。

老大委屈无趣地在院里站一站，又从家里出来了。镇村街里的静，和没有镇村样。日光红白，暖得人身上发了痒。猪粪鸡粪，旧的干了，新的在路上被日光晒着起了烟。一烟淡淡，摇摆着往上升。老大去街墙上抠了半把土，把额门上的流血止了止，拍拍落在衣上的灰，又朝村东槐树林走去了。

树林并不大，在村后梁腰间。可林里有几汪水泉，养茂了周围的槐树和杂草，一蓬一蓬，密密地连着。四月时候，叶早已齐全，林地里终日一片阴潮味。草们旺盛，绿了一地。洪家老大在这闲逛着，便看见李家老二把苗家老四的衣服给脱了。苗家的是提了一个菜篮子，这是个挖野菜的好季节。李家的脱人家衣服时，菜篮就在地面上丢置着。有个麻绳圈儿系在篮子上。有一把青菜盖了篮底儿。他立在槐林高处里，听不见李家老二说了啥，只看到苗家的脸色惊白，木然不动，

任由人家把她衣服给脱了。后来呢，后来洪家的老大就往村中跑去了。报告了。又独自往林地走回了。

他在路上折了一棵小树儿，是槐木，去枝断梢，三尺有长，持着急急朝那槐林里走。他想从李家的身后走过去，一棍子打在李撞的头上，像爹打他样。可是呢，他从槐林一侧绕到那，却没了李家的老二和苗家的老四了。被压倒的草上有血迹。血在草上黑腥着。血气草气腥了一林地。

2

苗家的老四十四岁，个儿高，读完小。她哭着回家说了林地的景况后，脱了裤子给娘看。爹正要下地去，听了把家什扔地上，又把一个喝水的碗摔了，坐在屋门槛儿上抽闷烟。娘在堂屋哭着畜生、畜生地喊，喊着骂着烧了水，又去村头小店打了酒，回家关了大门用热水和酒去擦女儿的下身，疼得女儿尖叫着，娘说千万不能喊，千万不能喊。女儿听话流着泪，哆嗦着身子由娘里外擦。消了毒，又用温开水蘸着洗了洗，让女儿躺在床上去睡了，出来缩在男人面前说——

咋办呢？

男人不语抽着烟。烟雾腾腾着。

女娃儿一辈子的事情哩。

男人灭了烟，起身往哪走，又回身说女人，嘴严些，万不要说给邻人们。

苗家爹也就出门了。走出院落他又把大门给掩着，在街上咚咚咚地走。有人问他啥，并不多答还是咚咚咚地走。问的人便就疑怀着，在他身后待着看着不动儿。他到了李家去。李家住西街正中间，种地兼有生意做，在镇上主街开铺子，间半房屋，一间为门面，半间为仓库，卖的农具有杈、镰、锨、耙、绳和门环儿、箱扣儿、锤和斧头儿。五日一集市。集市时李家爹李林去镇上主街营生着，不集了就关门种地过日子。李家的日子过不过那些私做药材生意的暴户们，可在村街上，也殷实得十分可以可观呢。去年盖了新上房，混砖到顶，不见半点儿土，连地上都铺了水

泥哩。水泥中掺玻璃，屋中央铺出一朵铮亮的莲花来。今年间，李林计划再盖厢房屋，依然是混砖到顶，不见半点儿土。这当儿，他正在院里整地基，挖出土槽来，好像立马要动工。苗家爹推门进来了，又转身关了门，见李林正在挖地基，便竖在院中央，脸上青出一层紫色来。

你家老二呢？

李林停了活儿说，不在呀，找他有啥事？

你是他爹，你去我家看一看！

李林扔下铁锨问，出事了？

你去看看你养的畜生把我闺女弄成了啥样儿。

李林懵懵地望着苗家的爹。

是老四，今年还不足十四岁。

李林灵醒过来后，脸上掠过一层白，说苗家兄，我两家无冤无仇，我教育的孩娃我知道，他好歹也是读了初中的，不会轻易干了那事吧？你这样说是抓住了还是看见了？李林这样说着问着时，额门上有了虚汗，望着苗家爹，去把一个凳子礼礼仪仪放到了苗家爹的屁股下。苗爹并不坐，他脖子上的青筋又高了些许着，说我不抓，也不用看，把你儿子找回来问一问。

李林让媳妇出门去找儿子了。

两个男人就在院里默站着，僵了一会儿，李林给苗家爹敬递一支烟。苗爹没接烟，自己装了旱烟抽起来，也斜着李林看，看见他缩回递烟的手时有些抖，自己脖子上的青筋便平平地隐了一半鲜颜色，心里些微有了轻快感。他努力着去想李林这辈子哪儿有对不起他苗家的事，却是苦苦没有想出来。种地地块没有靠在一块儿，住房又是街的这头和那端。没有地界之争，没有房宅之吵。李林又没当过村长和队长，也没有分配上的不公允。但李林在镇上开铺子，他去买过一张锄，用了一天后，发现那锄上有裂缝，又去换时李林不想换，说挨了土这锄没人再买了，再说裂缝不在锄刃上，用三年五年断不了。可是呢，说到底最后人家李林还是给他换了锄。苗家爹努力去想自己有哪些恩于李家的事，搜肠刮肚，把烟吸得粗重深长，却也仅仅想起去年收麦下雨时，李林拉一车麦在梁上爬着坡，他从坡下把他的麦车

推到梁顶上。实在说，真的是两户人家，不见瓜葛，无仇无冤，无恩无怨。这使苗家爹有几分泄气了。想倘若他李林对苗家有着仇，自己对他李家有着恩，那这时，倒可以借女儿被奸的事情一抖而落的。可是呢，一丁点儿恩怨都没有。他不能因此借着啥，把李家儿子强奸他女儿的事情弄得再大些，不能因此使李林对过去的事情后悔莫及呢。他后悔，他们中间为啥没早些结下一些恩或怨的事，也就只能在自己脸上悔着恨着把目光扭到一边去。

去找儿子的李林媳妇没有回。

院子里深深远远的静；天长地久的静。麻雀把新挖地基的红土蹬落在了基槽里，啁啾的叫声叮当一片儿。

苗家爹磕了烟灰突然说，我不信你儿子去哪你能不知道。

李林微抬一下头，我又不能把他拴在裤腰上。

苗家爹白了一下眼，我闺女十四岁，村里没有她认不出的人。

李林把烟拧灭在鞋底上，我养的儿子他啥儿德性我知道。

苗家爹半转过身子去，给你说李林，政府一查就人证物证了。

李林站起身，你不用去政府告，是我儿子我让他吊死在房梁上。

迟疑一会儿，苗家爹愤愤然走了出去。出门时，他把李家的大门摔一下，要关的一扇门板关了重又弹回来。李林没有去送客，竖在院中央，脸上的灰色硬着硬着成了青颜色。

苗家爹从李家出来后，在村街上站了片刻儿，见有人赶着牛、扛了犁，正往村外走。那人姓洪叫洪文鑫。洪文鑫答应犁过地把牛借他用几天，将他后梁上的荒地翻一遍，说好了用牛一整天，给十块料钱和牛的辛苦费。他觉得这钱有些贵，外村都是要八块，而洪家却是要十块。他追上洪文鑫再商量商量也给八块钱，可走了几步后，想到床上的女儿便又犹豫了。

苗家在皋田镇的西街这儿不算大户人，不如李姓广。但是算一算，看一看，苗家的四个闺女，清一色的长辫儿，表面上有些势单力薄，但自大闺女出嫁到镇上主街后，情况就有改观了。苗家女婿的亲戚是镇上主街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呢，职务虽不高，干的是接了领导通知后，把该怀疑的人暂时看管起来的那活儿。这活儿，因为和法律有些干系着，人们便总觉得十分要害了。因此呢，苗家也算有些势力了。因此呢，有人就愿意和苗家串成亲戚了。偶尔间，会有人从门前走过去，故意拐到苗家借水喝。

村里人都知道，苗家有亲戚的亲戚在派出所里干工作。苗家人，也爱给人说亲戚在派出所专干抓人那差事。加上老二、老三双双读高中，学习成绩好，住校在城里，虽然家里的日子目前还贫薄，但村里有眼光的人，都已看出了苗家日子的前景了。正是因为这一些，苗家爹离开李家时，才有气力把李家的大门重重给摔了，使门板上重又弹回去。

回到家里时，阳日西去，院内染了红黄色。苗家爹坐在院子中央继续抽闷烟。媳妇过来问情况，他却问四闺女到底咋样儿？媳妇说，疼是不疼了，可我们不能就这样咽下这口气。

苗爹咬咬牙，说妈的，不行了就告他李家去。

媳妇道，去给大闺女女婿说一说？

就到屋里床前问确凿，女儿说是李家老二没有错，苗家爹就让媳妇收拾起了十几个鸡蛋，用一个兜儿装了再走了。

媳妇犹豫着，空手吧，这鸡蛋我还想卖呢。

苗爹说，你懂啥。

媳妇说，下个月老二、老三又要回来要学费。

苗爹说，下一集再砍一棵树去卖。

他便提了鸡蛋朝向主街走。西街离主街相当近，也就数百米。可他不想见人就绕到村外走。在村外他看见洪文鑫在梁下正犁地，他的傻儿跟

在犁后边，一弯一步，一步一弯，像是在犁后点化肥。于是苗爹就快走几步朝洪家地里拐过去。

洪文鑫收犁站下来，朝田头张望着。洪家的傻大一见苗家爹，丢下手里的肥料袋，大步就朝田头迎过去。洪文鑫忽然就慌了，追上一步呵斥儿子道，回去歇着，不要胡说！然后自己迎过去，没让苗家爹走进自家田里边。没让他近了自家傻娃儿。

——有事啊？

——去大街大女儿家里看一看。

——没啥事儿吧？

——我给你说说借牛那日子。

两个人远远离着洪家的老大说了借牛那日子，又说了外村的价格等。

苗爹说：外村一天料钱都是八块钱。

洪文鑫：那就一天八块吧。

苗爹说：你放心，我会喂好牛。

洪文鑫：畜牲嘛，吃饱就行了。

苗家爹这就又走了，踩着别家小麦苗的间行里，把脚落在麦垄中。走几步，他听见洪文鑫又追了一句话，说四闺女娟子在家里，你有事让她跑跑嘛。

怔一下，苗家爹回过身子来——她写不完老师留的作业呢。

洪文鑫就又忽然说，别一天八块了，一天六块也行啊。还要说些啥，看见那傻儿又朝这儿来，便又慌忙转身去拦儿子了。

没想到洪家把一天用牛的料钱又从八块降到六块钱，这使苗家爹再走时，一路上都想洪文鑫的好，到底是教过书的人，知书达理，不贪不枉。这么想了一路，把洪文鑫和李林放到一块去比较，虽找不到李林哪儿不甚好，却又感受不到李林哪儿可比洪文鑫的好。想自家老大、老二和老三，都曾是洪文鑫的学生呢，民办教师他干了半辈子，每月几十块钱难养家，老大又忽然得了痴傻症，日子渐见低落，可还主动提出用一天牛只要六块钱，这让苗家爹有些过意不去了，觉得不能用人家牛真的一天只给六块钱，至少应该给七块。这样想着也就决定了，决定还是每天要给七块钱。如此也就到了镇街上。今日镇街是背

集，街面上行人寥少，一般铺子都关了门，只还有卖时装衣服、鞋子、皮带、袜子和烟酒、瓜子的小贩们，都还把货摆在推车上。他就看着那些推车往前走，就看见李林家的农杂铺子了。

苗家爹在那门口站下来，看那铺门仍关着，门框上的招牌换成了一块新招牌，红底白字，不知什么材料做成的，在落日中灿灿烂烂，有光有色。明明知道这是李林家的农杂店，可看见路过的一个人，他还是要指着那招牌问人家，说这是李家铺子吧？

路人看了那招牌，说是李林家的新世纪农杂店。

苗家爹不懂新世纪三个字，猜想那就是昌泰、盛源一类的字号吧。就在那牌下站一会，吐口痰，又提着鸡蛋走去了。主街是东西向，日落时分里，正西一圆，红得成血，连主街上都染成一片儿红。他不想看那红。那红总让他想到四闺女的腿下边，于是把头扭向主街一侧去，看那关门和没关门的店铺们。

女儿家在主街西，除了种地，还干些到乡下收购粉丝，买买卖卖那生意。有时也在门口铺一张床，把粉丝堆出几捆来。日子不是镇上最好的，但也不差下，和李林家一样的房，五年前就已盖了起来了。院落里也都铺了水泥地，摆了几盆月季花。苗家爹到了女儿家，女婿并不在。他在屋里放了鸡蛋坐下后，女儿说了不该拿东西来瞧女儿的话，他就问她男人在哪儿，女儿忽然就哭了。说她和他吵了架，他去他姑家住去了。问为啥，说是不为啥，就是他卖粉丝多找人家十块钱，一天的生意等于没有做，她说他几句话，他把锅摔了，就去县城他的姑家了。

苗家爹叹了一口气。

女儿说有事儿？

他说没事儿。

女儿说没事你不会这个时候郑郑重重过来的。

他说就是想来看一下。又和女儿说了几句家常话，看女儿肚子已经鼓起来，问了生产日期后，在女儿家院里走了几圈儿，把几盆月季浇了水，也就重又回家了。

洪文鑫已经从苗家爹的脸上看出一些弯曲来。

苗爹走了后，他再三问傻儿李家老二强奸苗家老四的事，看傻儿说得确凿肯定，就又犁了几垄地，提前收犁回村了。洪家在皋田是大户，上坟时跪下来黑黑鸦鸦一大片。洪文鑫十八岁就开始在村里教了书——北京有个天安门——他一教就是三十年。村里三十五岁向下的，凡识字的都是他的学生呢。可是有一天，儿子爬树摔下来，昏去醒来就成痴傻了。他就从乡村小学的讲台上退下来，卖了几棵树，买了几头刚出生的牛，养牛犁地，当牛到了正年，赶往牛市卖一头比他教书二年挣得多，他就存着计划给儿子去看病。准备看病了，就发生了李家老二强奸苗家老四的事，觉得这事比他去给儿子看病更重要，也就让儿子赶牛回了家，自己去了李林家。

到李家，洪文鑫推门进去，又顺手将门轻轻闭关了。

李家两口正在屋里闷坐着，都慌忙起身给洪端敬一个凳子来。

洪文鑫接凳坐下来，再接烟抽起来。抽几口突然就问道，老二不在家？

李林说，不知死到哪儿了。

洪就说，苗家爹往镇街去了呀。

李就盯着洪。

洪又说，你真的不知道那事儿？

李就说，苗家爹来过这儿了。

洪想一会儿，闹到法律上，事就大了呢。

李想一会儿，这畜生老二，真的会是他？

洪就说，我家老大见了呢，在槐林，还有血；这傻子还说给了别人听。洪文鑫这样说着时，语气中有落井下石的愧疚感。李林听了这话儿，脸上僵一下，又慢慢松着了，如一件事情有了结果后，终就有了明证了，下一步不是有没有的事，是该如何面对的事。于是，他把洪文鑫拉到屋里去，二人对站着，他说洪老师，你有文化呢，你说这事倘若是真的，到底该如何结果呢？

洪就说，这事盖不了。

李不言。

洪又说，不要说苗家老四已经十四岁，就是四岁着，也一眼认得出来呀。

李就问，该咋办？

洪想想，无论老二在哪都先别让他回来，回来会让苗家活打死。这种事，百年不遇的丑闻呢。

李林低下了头。

洪再说，苗家有亲戚在镇上干着法律那一行。苗家爹已经去了镇上去，加之苗家闺女都是读过书的人。到这儿，洪文鑫就不再说啥了，似乎一切都在不言里边。默一会，他替李林叹了一口气，吸了烟，看看黑下的天色后，听见傻儿在街上叫着，便起身要告辞。李林转身去送他，又让洪老师在院里稍等一会儿。这样李林出来又回到屋里去，从床下拉出一捆上好的牛缰绳、两根牛皮鞭子和一个新的犁铧来，说洪老师你拿去用，你养牛耕地，这些都是必需的。

洪说，不要不要。

李说，拿去拿去。

这样让一会，洪他熬不过，也就接了去。

李林在门口看着洪文鑫拿着东西走了后，站一会，去村后那片槐树林里了。在暮色间，槐林低低矮矮，枝拉叶扯。他沿着小路，不时地闪身躲着枝条们。到小路尽头的一眼旺泉边，果然看见泉边的草地里，有一片蒿草被压倒在地上。折断的蒿棵和杂草，在泉边铺开，犹如一张绿的毡。还有腥血味，像新草的味样铺散着。可是细吸细辨到底还是血味儿。弯下腰，果真又看见了压倒的几棵蒿草上，有着青黑青黑的污血了。似乎地上也有一片儿。血地边，有苗家的竹篮子，篮里有一把花花菜、小尖叶、齿角牙，都青青嫩嫩散在篮底上。

立在篮边儿，盯着那血渍，不知是恨自己，还是恨儿子，至尾末，李林突然骂了一句畜生的话，在自己脸上掴了一耳光，便软软地蹲在了竹篮边。

苗家爹从正街回到家，星星都已出来了。西街上青光宽厚，脚步声响出悠长和辽远。到家里，媳妇问说给大女婿说了吗？他说闺女还疼吧？媳妇说睡了，喝了一碗稀面也就睡了。说话间，有人在敲门，媳妇去开门，迎来的竟然是李林。

苗家爹还饿着，不知道四闺女的事情该怎样进展和结尾。大女婿不在家，所谓派出所的亲戚，也非近亲戚，不好贸然去找去商量，便为去正街白跑一趟有些后悔了。可是这时候，李林偏偏来了呢。他提了满满一篮洋鸡蛋，比他去正街提的多得多，还又有两瓶麦乳精和奶粉之类的补养品。他一来，苗家爹心中反而旺了火，对事情的结局似乎明了了。他坐在屋子中央不动弹，李林把东西放在桌子上，低头悲悲道，苗哥啊，我李林来给你赔罪了。

苗爹不说话，把脸板下来，望着门外的星光和月光，把烟抽了装，装了抽。李林坐在苗家爹的正对面，相距几尺远，说到眼下，老二都还没有回家呢。找不到，没回家，我就知道这畜生没有做下好事情。说是他没做好事不敢再踏入家门了；说我李林一辈子小心做人，小心做事，生这么个逆子败坏门风，伤天害理，回来扒几次皮下来都不消气解恨呢；说等老二回来后，我定把他送到你家门上来，任杀任剐，他李家一滴眼泪都不掉。

到这儿，苗爹说话儿了。

说，我不打他，咱两家无冤无仇。

李林脸上掠过一层月色青。

你是他伯，没有这事，你想打他也该打他呀。

苗爹冷笑一下子，你教育的娃，哪容别人碰碰啊。

李林用手在脸上抹了一把，把头低下去，说苗哥你长我两岁多，你把口水吐到我脸上我都没话说。

苗爹哼了一下子，把烟灰敲了去，说我苗家

在村里无依无靠，吐口水也要拣个地方哩。

李林说，李家在皋田也不是大户人——这次就是老二死了，李家都不会心疼；可侄女才十四，我做叔的一辈子对不起这个侄女儿。这样说着，李林朝屋里看了看。苗爹犹豫一会儿，说娟子在那边屋里呢，李林就从苗爹身边绕着朝西屋走去了。

正堂屋里仅还余着苗家爹。他媳妇一直在灶房给他烧着饭，这时候，他闷坐一会也进了西屋去。屋里灯光昏黄着。在那昏黄里，苗爹因为向李林说了那些讥讽话，李林也都认下了，心里也便平静下来了，对李林有了同情心。想那几年前，他去镇上李家铺里退锄时，人家不也最终又给换了一张好锄吗？想想那锄儿，觉得和李林到底是一条街的人，儿子畜生，可李林还是一个好人哩，也就同李林在西屋站一会，看老四已经面里睡着了，就都又轻脚退出来，搬两张凳子放在院中央。月光一丝一缕着，飘得有声又有响。已经是走夜时候了，山梁上有寒气袭过来。村落里的静，能听见村外庄稼生长的吱吱声，如小麦都在街里街外的路上走。还有这季节新生的瓜和菜，也在河边私私窃窃说话儿。吸了一根烟，又吸了一根烟。到末了，李林坚定地说，苗哥呀，老二是畜生，他不是人，你让他蹲监吧！侄女她，她要觉得我的诚，就让她认我做个干爹吧。

苗爹叹口气，也就温温和和说，老二无论在哪儿，你都别让他回村里，大女婿脾气暴，又有亲戚干那法律的事，知道了事就闹大了。

李林狠吸了一口长烟后，吐在月光里，说苗哥，我不饶老二，你也别心软，让他住几年，是对他老二好。

苗就说，你就这一个独儿子，我也不能把路走绝呢。

李也说，看看侄女，你把我家路给绝了也应该。

终于到了没话时，两颗心便通着了。李林取出五百块钱来，借着月光放到苗家爹的身边儿，说先让侄女看着病，三天或五天，我再送钱来。还说这钱与老二那畜生无干系，该打就打，该骂就骂，该判就判；这钱不是为了老二来减罪，是